

阅读

第591期

人与树

□ 陈蔚文

夏虫喻人生

□ 刘琪瑞

推磨虫

推磨虫是天牛的一种，黑灰色或墨绿色的甲壳上散布着几块白色斑点，长有一对长触角。它最喜欢在榆树上钻洞，掏出成堆的木屑，偶有惊动，飞起来嗡嗡作响。

小时候，我和小伙伴常捉推磨虫，让它“推磨”玩儿。找一块小石子，把一根细线一端拴住推磨虫，一端系在石子上，它就绕着石子飞。

现在想来，推磨虫哪里是在推磨，它们分明是疲于奔命，负痛而逃，可因为有线拴着，怎么也逃不脱。

其实，人也像一只推磨虫，不停地为生计、为名利、为太多的挂牵和诱惑，不停地推呀转呀，终究逃不脱命运的羁绊，在原地周而复始打转转，直到最后耗尽了心力。

愿我们都不要做推磨虫，不被“石子”困住，能自由自在地飞。

螳螂

我们这里把螳螂叫刀螂，夏秋常见，它周身青绿色，瞪着两只萌萌的鼓眼睛，举着一对长长的大剪刀，有点像古代的勇士，不畏险阻，勇往直前，所以有“螳臂当车”之说。

捕蝉是螳螂常干的活儿，那么大的一只黑蝉，螳螂突然袭击，两只大剪刀死死地钳住，任黑蝉吱吱叫也无济于事。它不仅捕蝉，别的物儿它也敢捕捉，像蜻蜓、甲壳虫、蜂类，甚至是人，螳螂也敢与之对峙，两把大剪刀举得高高的，模样凶凶的，有点吓人。

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”不仅是黄雀，螳螂的天敌还有许多，其他大中型的鸟类也多捕食它，蛇类蛙类也常以它为食。因此，貌似强大的螳螂常常遭遇危机暗伏、险象环生。

“螳螂捕蝉”给我们的启示是：当你举起“剪刀手”，胜利在望之时，别忘了，后面有时会有一双恶狠狠的眼睛盯着你！

尺蠖

印象中，这种软乎乎的虫子特别喜欢槐树，它系着几根丝线，冷不丁从高高的树枝上垂挂下来，荡荡悠悠，如果夜间行路时触到脸颊、脖颈，凉飕飕的，着实吓人一跳。

它的本名叫“尺蠖”，是一种青色的长虫子，身子前后两端生了细足，中间没有足，所以爬行起来一伸一屈，像是用尺子在不停地丈量物品，故而得名“尺蠖”。

尺蠖爬行的样子有些丑，好像一个驼背弓腰的小老头，跳着古怪诡异的舞蹈。其实，这种虫儿不论是弓曲还是伸直，它都在努力向前行走，而且是朝着既定的方向。

蝈蝈

蝈蝈要到仲夏才登场，呈草绿色或灰褐色，身材胖大，肥嘟嘟的，有一对黑板牙，两只粗壮发达的后腿。

小时候，我总有疑惑，它那长有黑板牙的嘴里怎么能唱出那么优美动听的歌儿呢？后来才知道，只有雄蝈蝈才能“叫”，它是振翅而歌，一高兴就唱，不高兴也唱，我们都称它“叫虫子”。

蝈蝈痛苦或发怒时也叫唤，我曾偷喂它一只红红的朝天椒，验证它吃不吃、怕不怕辣。结果那只蝈蝈吃了半截不吃，“蝈一蝈”一起劲儿叫，应该是愤怒了，表示抗议吧。

我喜欢听蝈蝈叫，清凌凌、亮汪汪，像小河里的水流声，也像竹林滤下的月光，让人身心轻快。有人能从夏天一直养到冬天，听来依然连地气、接天籁，更有韵味。

想起上中师时，音乐老师常常一大早把我们赶到学校后面的小山上练歌，她说：“要像公鸡一样练嗓子，像蝈蝈一样吊嗓子！”老师想在我们中培养出一两个歌唱家，后来一个也没成，都被热辣滚烫的烟气火埋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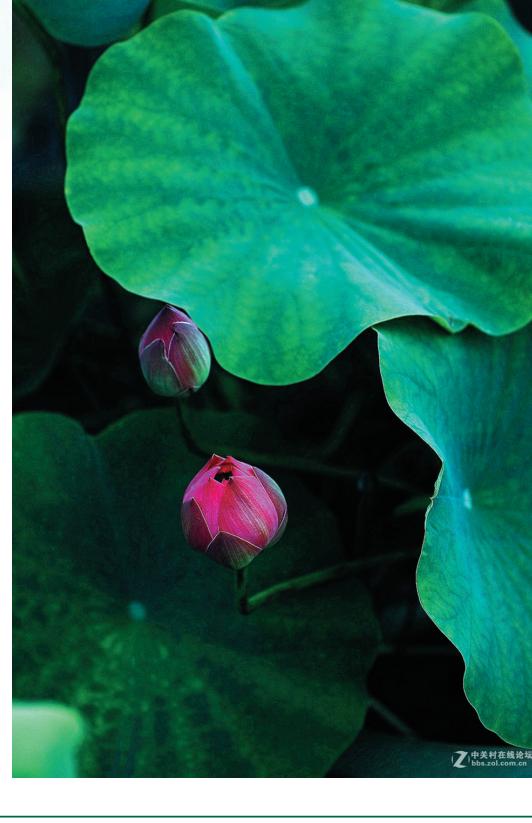
人在年轻的时候，要向蝈蝈学习，为理想而歌唱，为生活而演奏，哪怕万木萧索、繁华落尽，也要唱出曾经最亮最美的音符……

(摘自2024年6月7日《光明日报》)

(●图片来自网络)

(摘自2025年6月19日《广州日报》)

(摘自2024年7月26日《杭州日报》)



夏日笔记

□ 裴爱民

早晨，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我在树荫下浇水。水管里的水汨汨地冒出来，滋滋地流进那一方香豆田里。太阳在墙外白杨树那边，初夏的白杨树叶已渐稠渐密，只在园中洒下斑驳的几星光芒。

园子里有几棵高大茂盛的梨树，油亮翠绿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荡漾。侧耳细听，仿佛有一首蓬勃奔放的生命之歌在沙沙声中流泻出来。

那圆圆的、青青的豆子般大小的梨在枝叶中悄悄生长，有的小梨还顶着已干枯的褐色的花瓣。

那一畦韭菜是墨绿色的，割去了头茬儿，四五寸长的新韭已长起。杜甫的“夜雨剪春韭”写得清新极了！那些韭叶虽然纤细，却绿得那么朴实。还有那萝卜、小白菜、莴苣，在肥沃的园子里生长得那样茁壮青翠！瞧，这沟沿上还有一苗南瓜，两瓣子叶圆硕可爱！

“咕咕——”凌空一声鸣叫，把我惊得抬起了头，一只头顶翎扇的鸟已落在了院墙上。它有很长很尖的喙，身上的羽毛黑黄白相间，十分美丽。“咕咕——”它点一下头叫一声。这时候，远处也传来了咕咕的叫声。这只我家院墙上的鸟更加急促地叫起来，“咕咕——哎！”它们一唱一和，虽然我听不懂它们的语言，可我能感受到这叫声中的欢快！

头顶翎扇的鸟飞走了，去找那一只鸟。院墙上只有明净蓝色的天空，轻纱般悠闲的云片静泊着，院子里又恢复了先前的静谧。梨树叶子细密密，嫩黄晶亮，那闪烁的点点光芒迷离着我的眼睛。香豆田已灌满了水，阳光透泻到豆田的水中，粼粼波动。

初夏的早晨，是一个清凉的、明亮的、有着旺盛生命力的世界。

二

雨后天晴，潮湿的土地，青翠的庄稼，油亮的树叶，葱茏的野草，还有这新鲜的空气。远看，碧蓝的天空，没有一丝云彩，干净澄清，有一块向日葵地开放出大朵大朵金黄色的花，雀鸟在浓绿的树荫中鸣叫。

土豆秧长得多么茂盛啊，开着白色的紫色的花朵。女人们戴着花头巾，提着化肥，猫着腰走在土豆垄沟里，一把一把撒化肥。她们咯咯地笑，大声说话。

我来割草，割了一捆又一捆。羊儿在圈里，啃着干草咩咩地叫。干活累了，坐在树荫下，身旁是大棵大棵茂盛的宽叶独行菜，在我肩头开放出密密麻麻一样的小花。还有一株苜蓿夹杂其中，绿色的柔软的小叶片，一朵朵紫色的小花散发出脉脉清香。一回头，粉红色的红柳已在恣意盛开，映着那碧蓝的天！

身旁还有一株粗壮的杨树，叶片肥大而油绿。树下是一大片暗绿的清凉的阴影，脚下杂草丛生。有一棵盐生草，硕大如磨盘，灰绿的叶子，它在这里尽其本能地生长着。

三

这沟沿上的草，毫无顾忌地生长，冰草葱绿而稠密的细长叶子覆盖了水沟，染绿了流水。还不够，又摇摇摆摆地蹿出了纤纤花穗！甘草笨拙的叶子也是那么茂盛。这让我怎么告诉你，这片野外荒滩曾经的荒凉？你看那小苦豆子鲜红的花也挤在冰草缝里。

这沟沿上的草生机勃勃的，走在这层层草上，还要用手时时挡开那绿得笑哈哈的白杨枝条。占着这流水的便宜，草们茁壮成长着。狗牙花是春天开得最早的花，冰草刚露芽你们就开始婉转地眨眼，现在这冰草都把高了，你们还一个劲儿地开。哎呀，沙旋覆花已不可待了，一洼洼，一坡坡，全打苞儿了。赶明儿，又是怎样地映黄这野滩荒地！那时候，又让我怎么描写你？

你看！这一块块花！油菜开花了，大豆开花了，还有这白的蓝的胡麻花！一洼洼全是花！下面这被绿草包围着的水浇着这些花和这大片的大麦。这水，让好多年那个童年的荒滩变成了这个样子。

这平滩好硬，就是用脚使劲跳几下，也跳不出几个坑窝儿。可是，这水就这样缓缓流过，把这片僵硬的平滩冲得柔软万缕。我手轻轻地一捞，一把软软的泥浆就滴滴答答地淌。

让我从哪儿走？这一片全是圆圆的喇叭花，白的，粉的，像从天上落下了一片小星星！这花瓣是那么娇嫩，这花蕊里肯定还有几只小小的黑昆虫在吃花蜜！你说，我忍心从这里走过去吗？我今日踏碎一些野花，明日又会开出很多，可我实在无法把它们只当是一些野花。

马兰开花了，嫩嫩的，极晶莹的紫色。我们小的时候，总喜欢采下来编成花环戴在头上。

盛夏的田野，花朵尽情开放，这片曾经的荒滩也五彩缤纷。远处的树枝上传来杜鹃一声声的鸣叫……

(摘自2024年6月10日《人民日报》)